

本國學基
叢書

大

金

國

志

下

書叢本基學國

大 金 國 志

(下)

撰昭懋文宇

行發館書印務商

臣等謹案大金國志四十卷。舊本題宋宇文懋昭撰。前有端平元年進書表一通。自署淮西歸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閣。而不詳其里貫。表中有偷生淮浦。少讀父書等語。亦不知其父何人也。書中取金太祖至哀宗九主一百十七年事迹。哀集彙次。凡紀二十六卷。開國功臣傳一卷。文學翰苑傳二卷。雜錄三卷。雜載制度七卷。許亢宗奉使行程錄一卷。似是雜採諸書。排比而成。所稱義宗卽哀宗。金史謂息州行省所上諡。而此則云金遺臣所上。與史頗不合。又懋昭旣降宋。卽當以宋爲內詞。乃書中分注宋年。又直書康王出質。及列北遷宗族於獻俘。殊爲失體。故錢曾讀書敏求記嘗稱爲無禮於君之甚者。然其可疑之處。尙不止此。詳悉檢勘。紕漏甚多。如進書表題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而金亡卽在是月十日。相距僅五日。豈遽能成書進獻。又紀錄蔡州破事如是之詳。於情理頗不可信。又端平正當理宗時。而此書大書宋寧宗太子不得立。立其姪爲理宗。於濟邸廢立。略無忌諱。又生而稱諡。舛謬顯然。又懋昭以金人歸宋。乃於兩國俱直斥其號。而獨稱元兵爲大軍。又稱元爲大朝。轉似出自元人之辭。尤不可解。又開國功臣傳。僅寥寥數語。而文學翰苑傳。多至三十二人。驗其文皆全錄元好問中州集中小傳。而略加刪削。考好問撰此書時。在金亡之後。原序甚明。懋昭更不應預襲其文。凡此皆疑竇之極大者。其他如愛王作亂等事。亦多輕信僞書。冗雜失次。恐已經後人竄亂。非復懋昭原本。故牴牾若此。然其首尾完具。間有與金史異同之處。皆足以資訂證。所列制

大金國志 目錄

二

度服色俱頗該備。亦能與金史各志相參考。故舊本流傳。能至今不廢。今亦著其僞而仍錄其書焉。
乾隆□□年□月恭校上。

大金國志目錄

第一卷

太祖武元皇帝上

紀年一

第二卷

太祖武元皇帝下

紀年二

第三卷

太宗文烈皇帝一

紀年三

第四卷

太宗文烈皇帝二

紀年四

第五卷

太宗文烈皇帝三

紀年五

第六卷

太宗文烈皇帝四

紀年六

第七卷

紀年七

太宗文烈皇帝五

第八卷

紀年八

太宗文烈皇帝六

第九卷

紀年九

熙宗孝成皇帝一

第十卷

紀年十

熙宗孝成皇帝二

第十一卷

紀年十一

熙宗孝成皇帝三

第十二卷

紀年十二

熙宗孝成皇帝四

第十三卷

紀年十三

海陵煬王上

第十四卷

海陵煬王中

紀年十四

第十五卷

海陵煬王下

紀年十五

第十六卷

世宗皇帝上

紀年十六

第十七卷

世宗皇帝中

紀年十七

第十八卷

世宗皇帝下

紀年十八

第十九卷

章宗皇帝上

紀年十九

第二十卷

章宗皇帝中

紀年二十

第二十一卷

紀年二十一

章宗皇帝下

第二十二卷

紀年二十二

東海郡侯上

第二十三卷

紀年二十三

東海郡侯下

第二十四卷

紀年二十四

宣宗皇帝上

第二十五卷

紀年二十五

宣宗皇帝下

第二十六卷

紀年二十六

義宗皇帝

第二十七卷

開國功臣

粘罕 骨捨 幹闥不 蒲路虎 兀朮 銀朮 兀室

婁室 撻懶 撒离曷 窩里唄 烏陵思謀 韓常

第二十八卷

文學翰苑上

宇文虛中 蔡松年 蔡珪 高士談 馬定國 施宜生 郝侯

李晏 王淑 劉昂 楊雲翼 史肅 蕭貢 李迺

馮登延 梁持勝 馮壁 韓玉

第二十九卷

文學翰苑下

王若虛 麻九疇 高廷玉 張萬公 董師中 胥鼎 張行中

路仲顯 耶律履 王子可 李獻甫 党懷英 趙秉文 周昂

第三十卷

楚國張邦昌錄

第三十一卷

齊國劉豫錄

第三十二卷

立楚國張邦昌冊文

立齊國劉豫冊文

檢視宋國庫藏

取去宋國印寶

宗族隨二帝北遷

第三十三卷

天文 地理

燕京制度

汴京制度

陵廟制度

儀衛

第三十四卷

旗幟 車轍

服色

千官品列

第三十五卷

雜色儀制 誥敕

除授

天會皇統科舉

天德科舉

第三十六卷

皂隸 浮圖

道教

科條

赦宥

屯田

田獵

兵制

第三十七卷

兩國往來誓書

第三十八卷

京府州軍

第三十九卷

初興風俗

男女冠服

婚姻

飲食

第四十卷

許奉使行程錄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

紀年

章宗皇帝中

承安四年

時宋慶元五年也

二月詔建太學於京城之南。總爲屋七十有五區。西序置古今文籍。祕省新所賜書。東序置三代鼎彝俎豆。敦盤尊壺。及春秋釋奠合用祭器。于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者居之。公卿以下。子孫竝入學受業。每季臨觀。課其優劣。學徒甚盛。諸生獻詩。頌及賦者四百人。國主博學工詩。曾于雲龍川泰和殿賞牡丹詠詩。時五月初也。詩云。洛陽穀雨紅千葉。嶺外朱明玉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工造物本無私。

先皇顯宗亦嗜詩。曾於世宗朝右相石琚生日。賜以一詩云。黃閣今姚宋。青宮舊綺園。繡絳歸里社。冠蓋盡都門。善訓懷師席。深仁寄壽尊。所期河潤溥。餘福被元元。又次高駢風箏韻云。心與寥寥太古通。手隨輕籟入天風。山長水闊尋無處。聲在亂雲空碧中。皆得詩人風騷之旨也。

九月太后趙氏薨。太后寢疾時。主入白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

四百口爲煬王所殺。叢冢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薦冥福。歲時奠享。我不敢費公錢。我自有錢七萬可以辦。汝但說與皇帝。要時時省得。我死瞑目矣。越旬。太后薨。宸妃以其遺留分與中外姻親及諸趙女之在京遠近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大明寺。建九級浮屠。遣太后殿內侍侯衍往監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以度牒。時征行調發。民方厭苦。聞有度僧之命。遠近奔就。遂及五萬人。於寺旁建八寺以處之。右諫議胡列壁諫不省。時國兵屢敗。愛王處和龍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主見兵革未已。心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以酒。嘗乘小馬。命宮人攜酒榼鼓樂。徧趨池館。意之所悅。必留飲至夜。嘗一日。謂魯王琚曰。蹈叔父子如此。傲者必衆。人多勸我莫與汝等語。琚泣曰。兄弟不信。尙誰信邪。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以一概疑之。由是諸王皆緘默。如癡風焉。

承安五年。時宋慶元六年也。自愛王叛後。北兵連年深入。加以荒旱。所在盜發。嘗遣祕書監虞世奔說愛王。以世襲王封。竟不得要約而還。是年大軍大舉深入。至斯波川。驅兵十日。以俟河冰合。和龍帥完顏太康集兵禦之於東津。大軍長驅而前。愛王之兵在後。太康令人椎冰。伐柴薪燒川。燎于岸。剝木爲舟。中積熾炭。冰不能合。大軍在對岸。愛王兵與之合。自君子津濟。十二月丁酉。陷大都城。圍和龍。太康之兵皆潰。其子根在城中。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城禦。大軍攻之。凡十七日。陷大城。去疾退守子城。大軍拆民屋爲層樓。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糜碎。二十九日。和龍陷。遂取東灤。平三州。余崇義遣樞密官屬同立好古。

載金玉美女自山後出居磴嶺。逾大漠。涉東韓白龍城。使蒙國。蒙人聞使至甚喜。好古因說之。襲草地可以大獲。蒙人從之。次年三月。蒙兵犯北部。敗其衆于骨立。追襲餘兵。徑至楊割城。聞之始懼。亟回師。大興以北千里蕭條。耕桑俱廢。加以旱曠。民不聊生。是年。宋遣戶部郎中趙善義來賀生辰。未幾。又遣都官郎中吳玠爲孝宗太后崩告哀使。善義還至雍邱。因與本國人爭下車子處。忽謂之曰。爾方爲北國所擾。何暇與我交爭。莫待要南朝起兵夾攻邪。其下共調護之。伴使乃不爭。翌日。伴使謂趙曰。昨日國信尙書所言。某等歸上頭。莫須奏過否。趙惶恐。以醉爲辭。具謝之事。聞趙遂坐奉使生事免官。玠之使也。善義未還。國中以奉使驟來。疑偵其國中事。玠之未卽納。陰遣人至臨安伺之。得其實而歸。乃遣使來迎。玠入境。與趙遇于途。兩使分道而過。各不相聞。但私以片紙往來而已。秋。宋光宗崩。

泰和元年。

時宋寧宗嘉泰元年也。

是年。有羣牧使耶律得壽叛。聚兵數萬。以毛尾爲大帥主。拜十一騎爲元帥。馬紇

石烈善樂爲招討使。將兵三十萬以擊之。誅德壽毛尾。遂追其餘衆至草地。凡六十日而歸。冬。浚界壕深廣各三丈。東接高麗。西達夏境。列屯戍兵數千里。防其復至。

泰和二年。

時宋嘉泰二年也。

五月。國主大晏于西涼觀。鄂王資起白主曰。天時人事不順如此。日已晡。恐勞聖躬。

請駕興。主曰。方與諸王公樂飲。何勞邪。資泣曰。國兵屢敗。邊地蕭條。兩河盜起。北兵雖退。差涼復來。豈是樂飲時也。主曰。我嘗謂與公等相見。偏說撓人心懷事。資遂請退。不許。且曰。王欲飲酖邪。侍郎李西華前

曰。資是憂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主曰。卿等常自爲一黨。以非我也。自是多以暑熱不視朝。日夕與宸妃及諸內侍爲長夜飲。詔大興府擇民間女子十三以上三百人。有姿色黠慧者。進入禁中。教爲酒令。及効市肆歌勸。大興尹完顏天穆奏稱。天旱正屬禱祈。索女恐招怨。且非敬天修德之事。翌日。有旨降秩。罷知耀州。

泰和三年。時宋嘉泰三年也。

是時。宸妃嬖幸用事。軍中奏報。悉令裁決。妃見有急切。多屏不奏。間有少捷。卽以示

主。且喜且笑。會寧陷失。平灤破壞。主皆不知也。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卿奏言之。主始駭然。顧問內侍直李汝回曰。汝輩更不說邪。汝回曰。章疏在宸妃處。臣等無由得見。世卿曰。太宗討趙氏之罪。凡攜其三千口來。今日亂國家。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信哉。

泰和四年。時宋嘉泰四年也。

三月。中天以北。其色殷紅如血。司天官奏曰。十年後主天下大亂。主怒曰。如此全盛。

豈十年能亂之乎。六月。愛王發疾卒。其子雄三大王立。大將共戍其國。且約以進兵。雄以持父喪辭。大將怒。遣其掌文官顏飛責讓之。初。愛王定約。以國家初起之地及故遼封疆。自溝內以北歸之于北。溝南則爲己有。累歲結謀用兵。愛王無分毫得也。至是使來責之。雄畏懼而從。十二月。葬父愛王於冷山。遂進兵。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一

紀年

章宗皇帝下

泰和五年。時宋寧宗開禧元年也。正月，完顏天穆將兵五萬人與大軍戰於北陝口。自辰至酉，國兵疲，敵益添生兵，國兵不敵。天穆率麾下在前殊死戰，及暮，勝負未決。收兵退，時天寒甚，大軍舉火，彌漫山谷，詰朝，萬衆壓壘，矢石如雨。天穆命以刀車衝之，隨開隨合。日晚，皆飢渴，兵遂潰。天穆傷甚，左右欲載以馬輿，先奔。天穆曰：「不可。」吾曾大父爲開國功臣，吾爲子孫，不能救國之敗，何面目見宗廟乎？奮劍大呼，瘡裂而死。大軍進至桑乾，完顏天與聞其兄死，憤甚，持兵禦之於舊坪。望見有虎皮象馬居中者，直前以槊刺之，不勝而死。蒲伏虎、烏倫、大漠收衆，天都山兵不甚敗。至二月，大軍退，旣出境三日，平州有警報。蒲伏虎自平，朔引兵晝夜行至平州，而大隊已去。三月，陷末波城，出白道，敗統軍兵，殺三戍將及千戶賀拔禾。四月，自飛狐道回河東，嵐、代州皆震。五月，祕書監起居舍人韓伯憲上言：「上國之兵，以生啗爲糧，戰陣之間，不患飢渴，則戰有餘力。我兵與角力，不暇，則飢渴交迫，易至疲憊。以此較之，野戰非所長。」臣乞於幽、燕以北，及敵人

經由之地。控扼險要。不必與戰。則其執自沮。兼牛馬橐駝之類。竝皆收牧。置之城內。彼無所掠。則將自食其所有。崇義亦然之。遣使者督兵築城。時歲飢。耕獵皆廢。河北河南山東之民。貧悴飢疲。無力以耕。寇盜蜂起。沿邊及遼西爲大軍攻陷。至此又築城。遣調役及老弱婦人。京畿之民。素不習勞。大興府及上京路帥守。皆榜諭。敵若深入。民皆不保。與其死於干戈之慘。曷若勞苦於城郭之間。民始遣就伍。至八月末。築古北口東陘二城。樓櫓未備。而遊騎駸駸來矣。十一月。大軍分兩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靡陂。奏至。主集羣臣議之。祕省及諸省官皆請遷都以避難。聶希古正色言曰。此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律明。堯王天驥曰。兵已遠來。此間徒聚議何益。獨不見南宋宣和靖康之事乎。請自前往議之。翌日。以律明爲河東道統兵監軍。律明至軍。率衆鑿溝。引白溝河以自固。大軍至水傍。睥睨越三日。風緊雪飛。及曉。冰厚五尺餘。兵悉渡。乃以炬火鎔冰。撤屋壘竹木茅等。盡燒於冰上。其衆騰躍。國兵大敗。律明等以身免。夜入長秦城。會國中遣竇永固來援律明。天驥遣報令依山入城。且報慶州令堅守。大軍聞西夏之驚。乃回師。

泰和六年

時宋開禧二年也

正月。詔求直言。權參政蒲察兀魯條陳備大軍六事。詔付省院詳酌施行。

四月。南

宋遣鎮江都統制陳孝廣取泗州。又取虹縣。統領許進取新息縣。孫成取褒信縣。王大節爲江州都統。引兵取蔡州。不克而潰。主得汴京留守完顏童奏。晨起謂大臣曰。南兵敢來。可謂我國無人。知樞密院余崇義曰。陛下有天下之全。豈偏方可比。但近年不務勤儉。天災流行。民窮國困。南宋亦且來向。此不足慮。但